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四

序

送陳思南序

南營繕郎二峰陳君擢守思南其冬曹僚友請薛子屬爲文贈之薛子乃爲言曰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也道弗行焉雖密邇禁嚴薦陟華要威焰寵渥炎騰波流衆人侈之君子弗願也道苟行焉雖淪迹幽遐屏居踈絕懷遠招攜左支右吾衆人難之君子所安也故曰君子以道衆人以欲欲之所至業毀名湮道之所至驕孚蹇淳此豈待聰明强有識者然後能較得

失重輕於彼此間哉夫亦人心之所同明也然人情竟往往厭此趨彼者無亦眩于耳目之所睹聞世俗之所習尚而旋不自覺與於是有能卓然自立期於道之必行而不俛仰汨没於庸衆人之見者吾不無望于思南君此行矣夫思南爲禹貢荆州荒裔歷代撫綏覊縻建置興廢沿革靡一迨我　明興豐德厚澤洪敷汪濊固已效順輸忱樂歸編户至稽其種類華夷雜居輕生尚武終自與中土殊别雖是官茲土者率以孤臣自處多抑鬱無聊而甘心怠忽鮮克自樹是不有忠信禮樂曠度達觀之士志於行道不以

夷險遠近動心者未見其能守也吾觀君詳愼恭確罕所嗜好奮身賢科關歷歲年始至營繕職司興作彰念土木凡奉先殿材　顯陵陶磚皆教護屬工節量程督罔有冗費以是推之則安節厚生乃其素定而經度機宜撫綏振率將無施不可何有於思南哉始楚威王時莊蹻定黔中從其俗以長之民遂殷富漢晁錯當景帝朝規畫塞下事甚悉而卒歸之於得良吏吾嘗以爲二子之見於今之守遐方邊郡者最爲切至君茲往哉酌古今權便宜而發謀慮一無顧望唯不負其平生則思南之民有不謳歌者寡矣

道行荒服策名徼外將不愈于官禁近而祿祿無所猷爲靡益成敗者邪君其往哉諸僚重別之情與夫贈言者之意他日詠有徵焉也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代鍾石公作

天之生才曷嘗有古今踈數之異哉元化旁流鈞旋轂轉章符耀采著秀呈祥而靈淑之萃聚寔委和之凝激也故含淳秉德蓄玄抱藝之士冀遭時翊會以宣猷効悃者恒濟濟乎其相望焉若其用舍之衡進退之幾則惟斡元化者操之而世道之汙隆升降胥此焉出是可不慎乎哉蓋淳者不能不漓貞者不能

不變而聲應氣求捷逾影響至可畏也是故唐虞而下得人之盛莫過周室稽其賓興則惟以德行道藝后世茂才孝廉明經辟舉諸科其法加詳而比其在位多弗類古此豈其制弗若哉蓋天下之道有定體無定用有治人無治法周之得士非其制之獨良也當時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凡與賓興之役者咸德行道藝之士也后之不古若者非獨其制之弗古也郡國公府列侯二千石凡有貢舉之司者或多不得其人也不然文詞之學科舉之制去古逾遠何韓愈氏出遂起其衰歐陽修氏出遂正其習是不可以觀邪

龍湖先生蚤以學行名南服舉禮闈第一人成進士歷翰林學士青宫諭德職專輔導海內學者靡然嚮風先歲甲午被命校士南畿時稱得人至是庚子例復設科先生乃再至寔殊命也　聖天子虛懷圖治思得賢俊共成化理淵衷至意豈其微哉維南畿爲我

國家根本重地其人才自昔者稱與其財賦並甲于天下充盈羨溢之餘後靡浮競之習日滋張大矜炫多文少實以故聰明才辨者或多馳騖口耳而朴實椎魯者則又旋爲風漸俗染唯是極重難反雖今閭井日就凋縮而羣好翕趨尚迷嚮走厥有好學

聞道窮高極微而藝文摛藴輙憂深思遠抗志沉精往往爲特所擯是導揚衍溢者日異月殊而人才之上下文運之盛衰可獨歸之氣數耶唯先生型范端飭鑒衡空平眡畧旻觚翰以得心知性術而登崇陟雋者率多譽望聲實之彥砥璧始璞鑄金始鑛豈直良工巧冶之能事哉冥其孚潜運雷動雲蒸固其聲氣之相感也兹其歸哉持賢書以獻諸明堂　聖人在上方將邁殷軼周可無煩傅巖物色渭濱后車而側席之憂庶幾其慰矣乎

代送李尚書序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戶部尚書儉菴梁先生免歸進
南工部尚書涔涯李公往代之瀕行南卿大夫士咸
餞送郊外廼公官屬請余贈之言於是其前致辭曰
今之戶書寔古司徒之職古以掌教今以經費費不
經則財匱財匱則民困民困而教是不可行也方今
聖天子銳意復古修舉廢墜工役繼興儉菴先生爲
國經費爲天下阜財稽數考成勢不能行於是再起
再罷去　上以其職授李公淵衷睿注豈惟以公宏
猷大畧達變通方爲能任厥成事哉蓋寔諒公之素
矣公昔起家進士出宰建昌安福即有惠政既召爲

監察御史按滇南值正德初逆瑾竊弄威福中貴專恣凡出鎮守者皆其黨與公在滇裁抑之因謝病歸者十餘年瑾誅後起公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撫江遂進御史中丞鎮撫寧夏邊人帖息是公之才望雖逆臣强虜咸知畏服以是而總度支經出納程工量才以差次乃直別能較藝以上下其餼禀則百度咸貞羣工競勸而冐破乾沒者將自斂戢如是而財可裕財裕則用足用足而工役可就民力可舒矣此上之所以慨然用公也公其往哉憶昔周官司會以九式均節財用隸之太宰以共百物而待邦用惟王

不會世子以下皆會夫世子將君天下其諸僕臣侍
御又與王出入起居凡所意欲咸得關白而司會以
太宰之屬顧獨能抗其法而不聞有阻逆之者蓋當
時太宰寔唯周公其人而厥德明光于上下衆志自
爾協一罔有希覬故雖遷都營洛惇宗將禮費給不
貲而內府外府靡不充溢閭閻田野見于詩人之所
歌者萬億及秭乃今司會之政統之司徒宿望如公
信能以周公之道康其國而默旋宏濟則財用自無
漁獵不惟上副　聖天子之委任而因可以足國裕
民盡古司徒之職矣余雅知敬公故於諸寮之請爲

有厚望而不敢以漢唐以下之度支尚書望公也公其諒哉

代送費鍾石先生序代石塘公作

自昔周成康時天下方被文武光烈二君又皆繼體持盈號稱極治迺周公召公猶且惓惓以克詰戎兵張皇六師爲訓此豈老成謀國長慮卻顧者固如是哉今天下承平日久瀾畧戎政雖介胄氏族襲先世勳賞封爵目𦘦干戈衞社稷固邊隅爲職業者亦往往多燕溺紈袴不省弓矢刀劍矧能閑韜畧習機宜宣猷矢謨以折衝禦侮邪頃醜虜竊發犯我邊陲

天子命將閱師適鈇少司馬參謀本兵下廷臣議僉日南少宰鍾石費公維其人公固講筵舊臣宸衷久注遂可之或謂公文學侍從資望已深且久在南國即當入直顧問軍旅之政乃復以煩公邪竊惟人有恒言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爲兩途迂儒武夫各持一說維是率多僨事不知先王用人必文武兼資而論將搜才咨詢決策一聽之耆儒宿學益唯文斯能經武唯閱歷深斯慮事遠唯久任在外斯知人必眞是故本兵得人則將領多賢而分閫專制兵政悉舉不得其人則將領多不賢而越法譸張以啓釁召侮

是軍國之安危休戚華裔之盛衰消長皆由此出其所繫豈細故哉鍾石公博雅謙冲正直忠厚自舉進士入史館已赫著譽望吾不論其他至如正德中乃伯兄文憲公秉國逆濠方熾疏請護衛公郎慮其有變從中抗阻濠怒中公昆弟家居者凡若干年使當時在位者皆若公見必能潛奪其不軌而勦兵毒民未至後來若此之甚也及濠敗始復起公編修國史尋遷侍講春坊庶子掌翰南院歷官祭酒模範諸士寔多造就及上疏條陳事宜咸中肯綮 上嘉納之調北祭酒以文憲公方召入輔相遂懇為辭辟且寓

書薦呂涇野以自代茲可以類觀公矣乃今參掌邦政其必發攄生平所蘊畜以決大謀定大事而古稱詰姦禁暴九伐平邦之法固將推而行之以靖疆宇而逆折豫弭之道以人事君之心又公之所素具也豈得以文章藝苑目公而謂不當煩公以此哉不觀趙括兵家子指掌談兵雖其父奢不能難然竟不免長平之敗厥後梅聖俞儼然一儒臣也乃注孫武子而後世用兵者多取資焉蓋會通之學則固有如此者矧公兼綜典籍究觀今古歷有歲年而切切以治道人才留意者乎吾固知公隨所授而可以行其學

矣嘗觀宋慶曆初仁宗厭西兵久出亟用富韓范三公而杜祁公相與佐佑抑絕僥倖凡内降恩澤一切不與及范雍守延州當時欲以趙振代之韓魏公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巳則范仲淹爲可是其經畧邊事者固非一端而其要則莫先於用人所以愼重若此余知公最久且同事南部故於公玆行反覆以用人言之而惜別之私則有未暇及也

代送戴巡撫序

龍山戴公以按察副使備兵九江甫明年經畧區畫咸協時宜閱武修文敉寧江漢晉秩參貴州藩司政

戒行會畿內暨薊州邊備撫臣員缺天曹疏請猷望
素著者蒞之　上乃復晉公僉都御史授璽書往其
爲公屬義不可無言遂叙曰維今京師乃古幽冀雖
形勝甲天下寔爲次邊地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
西南抵紫荆關驅策舉踵不出旦夕匪若漢唐之咸
陽長安去朔方吐蕃界在千里外我　文皇帝聖謨
神畧建都以扼虜衝而薊州寔秦漢以來漁陽幽玄
諸郡勢阻要害設倉儲屯戍制置務使慎慮豫防綏
急調發厥繫攸重非有文武長材諳練經濟者弗得
授公茲往豈直懋九江官賞後一方勳業云爾哉嗟

我　明天子暨左右輔理諸執事愼簡臣僚諒公有素憶公昔嘗爲侍御史督理兩淮鹺政條陳地方事宜所關最切者十二事釐奸剔蠹裕財阜民至今稱便繼按歷西川值夷酋隴氏倡亂遠近繹騷致勤上命將大舉兵以夷其族方歲大旱民不堪命公先後上疏請罷兵發粟　上下廷臣議遂召旋師仍發內帑金二十萬往賑蜀公又檄諸川出倉粟數十萬石民賴以全活旣乃復自成都渡瀘會貴州守巡于赤水布悃聲威兵不血刃而遠人威格因建處苦長策今公去蜀殆逾一紀而川貴之謳吟思慕冀其復得

公者不啻饑渴前日藩臬正以俯順一方而畿輔重地則又非公不可遂尋有是命委任至意豈其微哉矧今三邊六鎮自石晉獻地盧龍遂割太阿倒持積有歲年迨大寧東勝旋攺其舊藩籬屏翰不無隱虞昔范仲淹呂夷簡當景祐中正有宋極盛時一欲城洛陽一欲城大名雖二公所見不同均爲大臣慮遠防微至計乃公識倚伏之機達化裁之變值茲柄用必將大究厥施相時審勢明罰勅法補偏救敝興廢舉墜選將任賢彊兵足食西制吐蕃北制兀刺于以寧謐邊圉弼成海宇以光昭代文明之盛以副當宁

委任之意不徒句宣勞來聲容議論若是焉而已也某不佞寔於公有至望焉

代送張襄陽序

今天下才儁奇麗崇言宏議之士豈少哉蓋彬彬乎雲會風流繼踵海内矣至揆厥初以要久遠鮮不殊軌此豈閱歷摩厲者反始進之時不若而氣志盛衰之相越邪夫亦以見無定理故守無定力而時靡波頹馳逐上下向之激昂感觸于真機之發動者不有憤慾不平之氣則有抑鬱無聊之情而窮悔遷渝舉其生平所尚者甘棄之若弁髦矣是故人才所以多

賴于培養而匪能自樹立歷變貞一者不可與語乎
其至也南車駕郎長洲張君士弘始以進士補刑科
給事遂上疏乞宏聖度廣延納　上俞之繼因各省
官司及民間奏疏多支辭蔓說牽引不辜溷瀆聖聰
復上疏約辭慎獄　上下其議刻置長安右門外乃
後因議先聖祀典忤旨下獄謫閩藩幕司量移進賢
令懷慶郡丞奔走風塵從事簿牒期會積有歲年夫
君以黃門諫議左右侍從一朝惟此苟內外清濁崇
卑淹速少嬰念慮見勢利之華闇德義之實其能不
顧盼俯仰據徼乘便營蜚景附以跨騰通顯哉君顧

恬默自居隨所任使以圖報稱養士治民在有成績及司車駕贊理兵政亦綽有端緒古稱官守盡職言責盡忠君殆若而人矣謂爲有定見定力者非邪迺茲守襄陽其又肯負乎哉夫襄陽路荆蜀控關洛湖南著郡也維昔蒞茲土者若關雲長之威震華夏羊叔子之綏懐遠近杜元凱之立泮宮修堰漕皆盛有聲稱利賴當時貽思後世褎然爲漢晉名臣寔維在是是後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嘗以諫諍茲郡一監酒稅一爲縣令雖二公勲德文章冠冕宋室于此則以權力未稱不遂厥施君今之行其始雖以諫出而乃

茲委任職專一面殆非尹歐當日之官而與漢晉三公幾等埒矣行將登峴山之亭俯沉碑之潭其能不惕然以思慨然以興而與之方軌並駕矣乎他日褒之人有領良二千石者寔於君乎屬望矣

代送錢尚書序

周官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迴厥所從自堯之命契則既有然矣漢魏以下置尚書度支專主財帛委輸筭國支計以至於今之戶曹雖職列地官而徵其承受攷其沿襲要勿外於民度金倉之屬而教典無聞焉豈經國建官者盡失先王之初意哉夫亦

窮其體要酌其會通而與世劑量之道歸焉耳故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其意蓋謂此云至其脉絡相承鉅細聯屬則祿秩禮樂兵戎賞罰工虞凡所經費胥于是乎取資焉是故得其人則庶事理不得其人則庶事隳任斯職者誠有如地道然山嶽河海之震奠物產生殖之休否咸所維繫是其職誠重且大非有承載含弘體國經野者鮮克舉之也桐谿錢公始以進士起家爲良有司爲名御史歷方岳諸司進卿寺進御史中丞其所臨蒞吳越燕趙荆楚冀豫貴竹百粵諸方若其邦國

都鄙夷蠻戎貉之俗與其財用穀畜之數夷險通塞
利害之宜靡不周知逆處而所在士民謳歌讚誦厥
既懋績中外揚休士林矣迺今以尚書留都掌戶
曹經制機宜動中物則食貨之登耗轉輸之勞逸用
度之多寡蓄藏之盈虛不事按簿書促期會而輕重
可否之間罔非足國裕民之道蓋其應用之不窮者
寔其涵練之有素也謂其克舉司徒之職以輔翊我
聖天子禮樂文章之教敷典擾民之治者非公其人
邪昔鄭桓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人爲之賦緇衣
而君牙克篤忠貞勞有成績穆王銘書于太常自公

之南也南國之卿士大夫庶民小子罔莫不有緇衣好賢之念矣今以政成歸報於明堂　天子其將不嘉乃丕績以昭國家之有人乎

贈葉教諭序

婺源葉君教慈谿學之五年武進薛子來知縣事每至學宫講論經理剖析疑義彼此談駁闡發未明久之益習見其端方雅重悃愊無華以道自持表裏協一教學不倦將窮極本原而會通之諸生有率教者延接無時進退以禮務相與刮劘期脱徙流俗而進諸古有不然者則哀矜惻怛冀在感動罔事夏楚諸

生安之其諸學士大夫不問其華要散逸待之一以誠懇而愛憎毀譽久近得失未嘗一置於懷也先歲甲午考試闈中號稱得士旣修浙省誌多所記纂君所至未嘗求合於人及吾見四方人士亦自往往問業先生云今年春御史汝陽張公巡行東浙聲色所加官僚屏息而望塵下拜者且猶未免叱咤一時論者咸謂君古貌古心其將不便於御史之庭矣旣乃進止自若應對從容未嘗少徇張公爲霽容加禮及去復移檄縣官激勸特至此可見誠篤所孚雖盛威厲色者亦自相入彼屈身枉道者何爲哉夫亦自夷

其師範焉耳是君旣孚於遠近上下之人爲弟子者將不益知所以自恃而天理之在人心其究不在於紛華盛麗逢迎容悅間也然是亦就君之所孚者言耳使在我者旣盡而自反無闕就有不孚亦與君何重輕哉君性資淳厚固本諸天及觀其伯兄東昌公爲賢太守其諸子僉憲君爲名督學則家庭之所漸者厥亦有自矣素教預養之功又安可誣也

贈王縣丞序

維揚王子種學績文久困場屋以貢爲太學生薛子家食時江北士人往往稱其人云然未之識也及薛

子知慈谿之三月御史汝陽張公以按事至薛子病火欲辭去公留之時王子爲台州太平丞適以事謁公于慈谿公命之曰薛尹苦煩縣缺丞尉其一切瑣瑣舊事汝其暫爲分之於是王子留慈慈故多狡黠凡賦稅徵輸討戸上供者悉爲所侵漁積習成俗上下蒙蔽倚藉勢力動持長吏先是爲令者率多敗事去繼之者束手受制莫敢可否事王子乃昌言曰余受御史委而令復有薛子乃更不得施用則丞不負余而余負丞矣於是檢舊牒搜徵剔隱務殫厥心力得一弊與夫作奸犯科者輒書片紙移縣庭或械其

人繫獄諸奸民不便者咸復口語籍籍冀少縱王子持之愈堅如是者幾一月乃別去因徵贈言于薛子薛子思曩在京師銓曹授知慈谿縣事一時士人咸謂薛子茲行岌岌乎其難哉予謂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如程伊川之所以答呂進伯者斯亦已矣慈谿縱難治其若我何然余身當其事不敢畏難無足異者乃今王子丞太平而顧以身任怨唯知是非可否罔恤毀譽利害其眞有的見定力而豈涉筆占位目吏問可不可者哉曩時江北士人之所稱信無負云嗚呼使向之為慈者皆若而人焉則慈亦何至儆

壞如今日也

代贈徐生序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賤貧夫遷良史而固亦其儔也為貨殖作傳豈其微哉而固獨弗之知也固弗之知而天下後世皆以其言為信然吾於孟堅有遺憾矣嘗觀漢制論刑輕重視所贖有差咸獲免有能輸金錢龜貝刀布入粟塞下者率得補官維時司馬相如以文學辭賦雄藝林猶且入貲為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子長獨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竟下腐刑夫固無以為

之贖也治生獨可少哉貨殖列傳固其玩世自嘲之意而謂禮節榮辱之知由於倉廩衣食及所謂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亦其探本之論也今徐生藉父世業日益饒裕知以權變勇以決斷仁以取與古之善言治生者固已得其遺法矣廼入貲拜秩膺仕者冠服豈以誇金章耀閭里哉無亦以有財者宜輸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云爾然吾觀世之修行獨立者每恥言食貨至入貲拜爵事則又往往沮抑勿論斯固孟堅譏子長作傳之意夫亦以其人之多弗克自樹立也及觀卜式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算當時

東閣石渠文學則未嘗有言及此者雖其日貴舊迹亦何損焉司馬相如子虛大人賦及諫獵疏封禪書固多虛詞濫說而楊子雲謂其曲終奏雅然其要歸引之節儉太史公謂其與詩之風諫何異允若兹亦奚問其以貲爲郎也徐生信能自昜則蜚聲騰茂固自有地而非崇勢利差賤貧之謂矣余不敢薄待徐生是故敬進斯言竊附於以規不以頌之義

送謝廉使序

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各因時以立政而唯朝會最爲大典豈直以明上下之分繫荒服之心哉蓋黜陟誅

賞行焉而賢不肖之進退乃庶官視以爲勸懲而生
民之休戚天下之安危寔於是乎在也是故虞廷羣
后肆覲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風厲人才以致盛治
者至今猶可想見迨我　國家定爲三年一朝之制
天下布按諸司暨府若州縣各述所職以入覲以聽
吏部都察院考察去留而尚書都御史以下當事者
唯布政按察使之言是聽而按察使則廉訪激揚總
外臺風紀之任尤爲部院所倚重唯按察使得其人
則好惡愛憎一出於公而恩仇德怨不能行於其間
由是庶官之賢否不肖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罔

弗允協而部院之去留真足以爲懲勸民生世道不
有攸賴哉反是則有不忍言者矣矧今兩京畿外爲
省者凡十有三而浙江寔居其首故考察之序必先
浙江而以次及於諸省則浙之按察使尤爲天下之
望浙中稱平天下其胥傚矣然則少溪謝公茲行其
所關繫豈不甚重且大哉公昔以進士起家爲名御
史按歷諸省督學畿內文章政事褎然著稱而弘度
厚養以懋經綸之業者每注意於天下之人才雖未
及識面者其賢不肖固已知之素矣矧今長憲於浙
則一省庶官近在所隸之下有能遁情於平衡空鑑

之外者哉由是近法遠稽而天下之遷悪藉將於是乎在此吾於公之行所以不能無厚望也昔范文正謂一路之休戚係於一人之賢否故其去留之際每主於嚴韓忠憲見天下諸路擿拾官吏小過則愀然不懌謂不當錮之於聖世故其執政之時恒主於寛二公皆宋室名臣各有所見而要其至意未嘗不同吾固望少溪公爲今之韓范敢述以獻從者

送陳兵憲序

少岳陳公守吾常之三年適海寇挾倭夷爲亂沿浙深入直犯蘇松之境將踰浮山以泝上流公出謀發

慮聚兵除器寇不敢窺我境上未幾公即受 簡命
為浙江按察副使職專備倭奉 璽書從事戒行郡
憲徐君暨吾邑令萬君後先致辭問贈言於薛子薛
子謂公以名御史歷令官出入中外凡若干年德政
數被所在著稱固無俟余言而飾情獻諛亦非公
之所樂聞也雖然樊侯城齊每懷靡及仲氏去魯問
何以贈是君子之心固惟日不足而公之茲行又豈
無所采擇哉余不敢泥有所及只如近日東南所患
莫急於海上之事而 朝廷之所以汲汲用公者亦
甚以海上爲急余間歲在浙問俗觀風嘗竊聞一二

請就與公商之夫天下之勢所恃者民心所憑者士論而吾人之欲有爲於天下其所憑恃者亦唯在此而已乃今浙中瀕海處所習於番舶之利而禁令不行民心士論益多搖惑於其間而制使重臣亦率爲掣肘寇之滋蔓寔由於此今之當事者過自疑畏豈非老成持重將欲匿瑕含垢旋底消弭以圖萬全乎吾恐方萌之端蚤已不能逆折豫防而已成之勢安能保其不愈熾而奔潰也夫去草絫苗除惡務本昔人之論亦自有不易之道誠於此而留意焉則重門擊柝且可以禦暴客刻山海限隔不假以梯航最爾

醜類豈眞能飛渡耶但民無定志士鮮公論積習已深卒難開諭雖其自爲一身一家計者亦惟圖旦夕目前之利而不虞深長久遠之害矧欲其有大人之志天下之慮者誠不一二見也此其漸涵化誨之方斟酌劑量之用諳練閱歷如公必自有相機順應之妙矣卽今思簡中丞當分閫授鉞之任甚能開誠布公廣屈羣策憶其東巡余嘗與言於錢塘江上見其踴躍動色公茲行哉凡所當爲與所得爲者協恭共濟不阻不撓則民心士論當自有反正之漸而東南之警行將有盪定之期固可計日而俟矣余特敢爲

採卒之論以復二君之請用告從者以裨末議公試以問之中丞公其尚以余言為何如哉

送管叅政序

歲己亥徬齋管公以江西按察副使進陝西布政司叅政瀕行江之官屬士民咸餞送郊外惻惻不忍釋去其僚友恒溪尹憲長屬余贈之言某乃前致辭曰公之茲行也其將叅知陝之政乎夫陜古雍州也介隴函蕭散武嶢諸關黃河左右旋繞渭汭漆沮弦蒲荆岐終南龍門鳥鼠諸川藪巖谷環映襟帶形勝莫强焉惟其土厚水深故其人多厚重質直周邑岐豐

王道四達詩人歌之謂之二南既分命周召盍爲以昌而二公相業寔是焉肇厥後東遷秦襄始封康孝以下無衣同仇繼作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夫地一也周則爲周秦則爲秦淑慝汙隆其人殊也漢晉西魏後周隋唐咸都咸陽維時京兆馮翊扶風弘農張掖酒泉勝肅甘洮諸路安危没服亦唯其人也迨宋中葉夏銀綏宥靜靈鹽甘凉瓜沙没諸西夏慶曆分緣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以熙河洮岷通遠又爲一路各置制帥材官而韓范經畫大著聲稱西人不敢窺伺民藉以寧遂爲宋室名相今

四夷讋服疆陲宴然而聖化所被寔唯承宣者爲之公冲襟雅度經濟夙閑是白在諫垣明猷在觀察聲實所加罔弗孚裕茲行也其將爲周召矣乎其將爲韓范矣乎吾黨深有望焉矣

送張運副序 代聞石塘作

自昔議鹽政者以河東安解二池比淮海爲重迨今邊餉暨宗室祿米自田賦之外大都取給於鹽鹽又河東爲多故都轉運司之設凡以愼二池之防總三場之課以裨軍國之需是可以易視乎哉吾鄞張君用正經留都樞府及春改民部郎格于例遂出貳河

東鹽運鄉之士人咸謂其才不宜遠去請余贈之言余謂君子將欲大所樹立無擇遠近難易巨細繁簡矧張君少受若翁正菴君之教率履唯謹博藝經志練達物情始筮仕佐京郡馬政即有能聲究厥所施則經世之業固其所優爲者何有於鹽政哉昔管仲對桓公曰海王之國官其山海謹正鹽筴據有餘而制不足執其通施以御民之利用故天下樂從也唯是齊用富強遂霸諸侯是其關於軍國者甚重而推行盡變以無失其自然之利者寔存乎其人也及觀河東鹽政在宋天聖時嘗以禁塞繼用言者議始通

商及經元昊之亂詔使入中他貨遂以虛估弊旋又禁之迨范祥定爲鈔法俾鹽直輕重勿貳與鈔相若當時甚以爲利乃今存積常股半盆壕雜雖有定法而僞滋蠹生中納支掣類非初意遂至商竈俱困賦課虧縮緩急轉輸弗獲藉以爲用不有其人孰能振起君玆行哉酌時宜權物貫審輕重緩急以通商惠民而泉貨流布罔有滯塞于以籍稅會程蓄餘藏羨以爲天下利斯於經濟之學爲無負矣蓋天下之事無一而非吾人職分之所當爲古之用世者雖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之屬升斗釜鍾尺寸尋丈之數

靡不究心殫力矧茲軍國之大政乎君其懋哉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五

序

送馬西玄序

天下之道翕則能闢精則能孚物類胥動本標胥應玄默深微妙通罔解故陽燧見日則然方諸見月則流夫其貞明之體曷嘗屑屑於燥炎濕潤以自炫其成能哉維其翕水火之精精專神應所以闢而孚者彼此莫喻也是故有道君子超世藏用修身執物機運而弗揚化行而弗宰循其實弗居其名要諸久弗諱其近所以卒能成天下之務也斯其人豈易得哉

余少時則聞關中多才賢意必有若人者出乎其間及長游京師乃益習聞諸名公而西玄公則其一云公兹以南祭酒進佐禮卿人皆謂公素明禮樂必且飾儀數文增修縟節以章盛美余竊覵公豈其有至意存焉者乎夫自太上忘言㫋不可復無言之訓厥指逾遠於是博學疑聖華誣脅衆者往往列道而議分徒而訟以要名譽于天下學術日裂人才日靡至于今余益益難言之矣公爲祭酒嚴峙山立規旋矩折望法者無爲近儀者無事學徒千數喁喁嚮風日改月化率各隨才成就譬諸蒲且弋羽于蒼雲𨓜何

鶩鮮于淵澤精神所至曾何假于言說哉公古雍州之豪傑知行志助先後合一偏全同異之辨豈不能剖析幾微修其辭說以角門戶後徒黨哉公亦誠見夫實行之當敦而化導轉移之機不在彼而在此耳吾是以知公茲行其必以教國子者以贊禮樂體中和之道究制作之原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于茲益有辨焉矣昔有虞盛時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自寅清直寬剛簡數語之外無聞焉矧今 聖天子欽一傳心禮樂明備公從容贊襄亦何爲哉憶嘗見公每惜賈誼之才而高漢文之見謂其愛養生息

海內富庶庶幾成康豈眞以禮樂未遑爲是耶夫亦以協氣嘉生人心歡悅而禮樂斯有所措也公茲往哉漢世故事已無足論虞舜在上可以亮天工而和神人矣

送周興化序

前年司寇議國成獄從緩詔出其屬凡若干人補外澱山周君與焉君既守鄧壽貳汝寧汝鄧皆河南地歲比不登征徭荐重君悉心力務在生活安全苟可得爲不拘文牽俗唯是民皆愛戴不知其嘗爲法吏也及進南司空屯田郎甫莅任飭釐革奸弊毅然行

之不為左右所動薛子以是益信君至是擢守典化
吾鄉大夫士謂君益余所知者因屬贈言某不佞乃
告之曰今天下士誦說孔子彬彬于六藝之科動矯
聖軌論治必稱先王宜其在位多君子而吏治蒸蒸
黎民乂安乃竟佌離蕩析而怨咨愁嘆之聲充斥里
閭及展轉以填溝壑者靡有紀極也豈氣運有上下
而叔季之世終不可以追隆古是故言道德者溺其
職邪無乃務華飾實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心蓋亦人
事然爾不然史稱漢武之世外攘夷狄內改法度明
堂建章栢梁承露創造制作惟日紛紛民用彫敝時

少能以治化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兒寬類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民藉以安天子亦倚重焉時曷病夫人哉乃茲學士羞稱漢儒而究厥體用反若出其下者可以見華實之辨民生休戚之所關也余觀澱山君敦本尚實篤於自信居常留意習俗淳漓及民所疾苦此其意慮懇切豈投機遘會隨世以就功名者爾邪茲行守輿輿爲閩粵著郡比屋業儒昔人謂爲海濱鄒魯君以實心施之有政廣求民瘼觀納風謠躬率理學以倡士趨不嶽嶽以矯名不媮媮以徇俗則其人之易于作孚殆

又不啻若汝鄧焉者而漢世良吏信不足為矣余以是預為君賀而因以賀輿之人得良大夫也君其往哉

送王汝中序

王子汝中將奏績京師問贈言于薛子薛子曰汝中陽明高第弟子也豈待余言者哉雖然亦嘗竊觀之周末孔子始生會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叙易書詩禮樂春秋以教天下而天下問德請業之士相率而歸之者一時蓋三千焉雖畏匡厄陳干七十餘君不用歷經險難皆絃歌鼓瑟無忍擕貳其嗜師

門之道譬之羣飲江河各足其量成德達材靡有棄物然仲尼方且似不能言語其門人則曰予欲無言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聖人之道卒大昌明于天下及仲尼既没其徒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各以其學教弟子本源既遠末流益分誕章乖離飾虛鼓衆於是莊周列禦寇荀卿李斯之徒往往附會仲尼以恣其無忌憚之説而道術日益紛裂卒至釀成坑焚之慘而先王懿訓幾至煨燼謂爲多言之禍非邪賴道原于天天不息道亦不息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皆稍稍倡絶學于其間延及宋之周程遂建

圖著論而斯道大爲發明厥後門戶競起分徒角立議論愈多黨禁旋作噫此豈天寔爲之要亦人事然也迨我　明興　高皇帝闡明正學崇尚真儒其時佐命元勳曁侍從諸臣百工庶士咸敦本尚實悃愊無華學術習俗駸駸與三代同風自後人文日靡學者頗事奇勝於是矜文辭者綴緝秦漢晉唐之糟粕而身心性命漫不知究此固無足道其諸高談理學者輒又致詳於德性易簡之說而氣節文章政事一切卑之而不論專主無適無莫不信不果而唯義所在多從澗畧言語者什九躬行者什一唯是無以允

協衆心遂譁羣議未見至誠動物而忽已成江河相激之勢吾蓋不知其所終也噫此豈 祖宗養士之貽謀與 今天子敬一傳心風範宇內之初意哉汝中懇懇論學不安凡近其所以成己成物者將何如以究竟乎憶往余宰慈谿唐應德謂余曰山陰王汝中可特訪之及余攺教江西羅達夫又每問汝中議論起居乃今同官留都又見留都士夫自鄒謙之以下多與王子相習夫一時志學好修之士其勤惓企慕汝中者若此而豈徒哉汝中蓋必有以研其幾而慎所趨矣若其官兵部爲車駕爲武選固王子餘

不道道王子之所從事而世道之尤繫者因贈其行而請所以處我

送喬戶部序

陶唐氏以前人各務盡己責咸思奮庸雖斡旋玄造丕贊生成亦視爲常分不知有功又惡知所謂奏功邪涉虞稍異矣故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當其時水土教刑工虞禮樂納言唯以能其官寅恭和衷濟濟相讓雖時亮天功亦奚嘗自言於其上哉此后夔擊石拊石之言說者謂其益稷之文之誤無疑也至周計吏法備月要日成歲會太宰執以詔王廢

置誅賞此其意固已漸漓于古然以德以功以能而士人各知所典起漢唐以下計簿其文豈惟矜功眩能且未免飾各巧致以邀上賞華實短長混淆逆置於是始去古遠甚人才日靡世道因以流矣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而上之人終莫能振勵之邪蓋徇俗馮生唯以便其身圖而勢趨會歸自不覺其一至是爾世有賢者秉道御化遐覽旁施其視天下事雖後先千百世與吾藐不相值有未當意直欲更訂逆圖矧身受若事顧有待於上人之稽閱課試銖纍歲月哉頃觀三石喬子博藝經籍雅志先王蓋賢者也方

其產關中關中號稱多士纔一出以其緒業應有司
有司首録氏名再進南宮獻策闕下咸上第斯其譽
望固已籍籍足人聽聞矣乃不媚權貴人置身通顯
僅官于南南又戸部錢穀出納惟允司會悉當釐剔
興飭殫旣乃心三年告厥成事請詰銓考牒奏制也
制所當爲喬子爲之其所不得爲者喬子有天下度
能無念慮眞一盡志劾情乎哉古者敷言試功並擧
茲言有專官敷言之典祗具故事喬子行豈將遂應
故事邪昔賈誼去長沙逾年召見宣室論對夜分君
爲前席然終不一及曩時治安太息事豈誼練達之

後所見反不如前而厝火積薪之憂恝然無與哉誼亦慫絳灌東陽馮敬之屬諸尚在列也乃今當路暨百執事斷斷有容長養才彥類非漢朝公卿儔比況值戎馬交馳緣邊諸鎮單弱苦無爲所喬子生長西北習聞屢見加之東南民力困於冗食空杼傾困不足以給徵輸而乘除根究總爲虛費此又其服官閱歷所深虞而隱括者也變通經濟以圖久安長治寧能不爲謀議廟堂者一商之艮不出位洪範稽疑士庶人可與大謀矧茲有祿無慮卑峻豐約位固無不在焉喬子精其義者可曰談何容易遂讓弗爲哉

中諸君子仕南國者乞言以贈喬子余唯於常職之外更有望於賢者而陸明序進之說詳其所厭聞矣

送李叅軍序

余少時則聞海虞有李文安公者云公起家進士歷官翰林侍讀學士至禮部尚書正德初值逆瑾亂政公持正不屈遂致仕去瑾誅　詔起公不出稱爲石城雪樵其風節可想矣余盖求之及見也乃今見其子學樵君不可以自慰邪君以公蔭爲太學生授官光禄署丞改上林苑監出入禁近者凡若干年竟改南右府經歷大都士人重內輕外南雖舊都去今京

師遠在二千里外馳騖進取奔走形勢者視之不啻若外省然君顧樂官于南此其意豈尋常淺近者可測識哉吾嘗觀自昔世卿大家子姓藉其先人之餘而朱丹其轂者初非不炫然華耀也溺而不止以自貽其戚若晉欒氏楚子文之後者將何賴焉學樵君靖恭以居位兢業以履盈退遜以安節其眞得雪樵氏之遺矣可不謂賢乎宋呂原明張敬夫皆以恩廕補官匪直善于其職無忝于正獻忠獻二公之後且吾道之傳卒亦有賴君循是以入即斯人可企者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可以預期待即君茲考績京

師吾鄉學士大夫屬余贈君以言君雅厚余余不敢以薄待君故以是言進君夫懋官懋賞則自有常典在也不書

送陸思南序

晉川陸子爲南臺御史之又明年奉　命巡視江上激揚修舉旋巳風動區域銓曹以思南遠在徼外華夷雜居動輒有警匪有才望者鮮克寧服議簡才御史守之遂擢晉川子去去之日鄉之學士大夫仕於南者咸稱其才而惜其去屬薛子贈之言薛子曰古之才也一今之才也二古之才也爲定名今之才也

爲虛位是故高陽八才皐陶九德其究一也迨后敬
仲以伏義興齊國僑以修辭扞鄭君子於其才尚不
能無擬議焉矧夫辨事簿籍呈能要約儇習儀文出
入機數者其能以致遠乎哉故曰忠信篤敬蠻貊可
行斯古之所謂才也又曰啓明象恭靜言庸違斯古
之所謂匪才也且今之俗習去古遠甚破觚斲雕而
渾樸以散繁華縟飾而敦龐以漓輸秉懇欵胥歛以
和而戈矛森列揚眉激昂倡言以正而綱維具亡大
都中土盎巳什九而今之所謂才者可知矣遐荒部
落雖號寘頑而戇直朴畧猶有古之遺焉率之以誠

鮮不爭者爾文從野仲尼所以惓惓而浮海居夷識者知其非設辭也昔成都雜夷文翁至而人皆興學渤海弄兵龔遂至而盜皆為農二子夫人所知也曷嘗矜技能炫智術而鼓舞更張以易其視聽圖其利害哉夫亦悃愊無華不墮乎忠信篤敬之訓而庶幾乎古之所謂才爾始晉川子筮仕宰玉山吾嘗一入其境見其居者有息肩之樂行者有出途之願而玉山之民謳歌之及徵為南御史則又見其慷慨明達憲度以貞而南之士人罔弗宜焉是又豈飾情修容襲取矯強之所能哉夫今之思南固達於成都渤海

也其人之戇直朴畧較諸江之左右更易守也晉川

子率其素履以往則漢良二千石之治行將復見而

忠信篤敬之才於茲乎再試矣他日舉漢世故事俾

公卿選諸所表晉川子亦又奚讓焉

送胡肇慶序

昔在成周盛時敦率教典凡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咸

論年入學與俊造並進於朝故召虎平淮君牙纘服

載德奕美天下稱世臣焉迨其季敝化奢麗復蹈商

之末習於是詩刺尹氏春秋惡宋世爲大夫勳閥子

姓遂與選舉殊科而崇德象賢之意日微余以是每

嘆宋之呂原明張敬夫眞足以繼正獻忠獻二公之後而世祿曷嘗爲人累哉始余弱冠即聞胡端敏公名若其發宸庚人反狀及論哈密事未嘗不想見其心胸面目乃後其子顏溪君爲南宗人經歷相覯論議知其不凡余固已慶賢者之有後矣今年冬君出端敏公年譜歷履請余作傳尚未屬稿而君適擢知肇慶或謂數年來銓曹用人重北輕南凡南官外補率多遐遠僻隘而蔭襲者則又視其先世之存亡盛衰以爲輕重肇慶東廣之名郡也端敏既亡君又孤貧且爲南官何以得此哉余惟天之立君君之命相

與夫小大庶官百執事之設凡以爲民而已古之任者内爲卿士外爲岳牧入則賛理出則旬宣協恭和衷各盡已職以求底績固無内外重輕之别也自怙權憑勢矜寵夸榮者旋作遂重内輕外而爲民之初意漸滅漸盡於是投荒登仙之説蔓延於天下而士大夫曲爲趨避恬不爲恤延至於今雖兩都並重隱然罔之豐鎬而用人者猶分彼此固其勢然耳然亦曷嘗有定哉葢銓司得人則度德命官量才授任惟其人不惟其地不得其人則拘文牽俗踵敝承訛又其甚也將善惡混淆賢不肖倒置而要其究竟豈止

以南北爲重輕云爾哉君古雅端方不徇時俗筮仕北督府經歷即與權貴相忤乞就南官已綽有端敏公之風矣銓司乃請于朝遂有兹命蓋寔象賢之意故不以南北爲別科目蔭襲爲限不可謂不度德量才者也然則君之往也寧無明發之懷而以古豪傑自待乎唯爾先公嘗爲太平寶慶德教所加夷民效順廣西湖南稱思至今君體而行之則肇慶擬之二郡尤易爲者一舉而忠孝兩盡君實其人矣追迹張呂達紹牙虎由此其進孰謂古人終不可及邪君之寮友相率請余言以贈君行君雅善余余故不以

世俗望君其尚有以信余之言哉

送蘇紹興序

昔許昌靳裁之氏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志於富貴此其言豈不盡乎天下之人哉然可以論物情未可以品士類也仲尼曰行已有恥孟軻氏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於乎士之道可識矣蓋必有恥有恒心斯其爲志於道德而可以言士否則雖志於功名者其心跡之間尚不無可議曾是富貴之徒而與於士之品乎哉伊尹周公夾輔商周亨屯拯溺功覆天下阿衡冢宰位極人臣其功名富貴後世

莫加焉夫其志何志哉觀諸伊訓周誥凡所以畫謀
發慮亮天工而康兆民者一惟此道此德焉耳矣卒
之功成名立而富貴隨之固其推之而不能去者耳
曷嘗先有意以逆之邪柰何世變日趨人心陷溺不
惟道德風流漸就澌滅至欲以功名自見者亦率難
其人唯富且貴日相馳逐苟可得之無所不至於是
飾道德獵功名以相誇毘而凡所以自炫於世者雖
種種殊別要其志罔非為富貴圖也自茲以往天下
殆將無士而斯民之溺誰其援之今　天子軫念生
靈側席求士下詔銓司大行黜陟慎擇守臣以慰隱

憂唯是穌子遂擢守紹興夫紹興浙之名郡也當事者豈漫與而姑試之哉寔以穌子嘗為御史及謫而起為南兵部每聚徒講論輒以有教無類自負意其或志於道德者也故有是擢茲往紹興紹興為陽明王先生之鄉其嘉言善行固其士人所飫聞而饜習者子能以誠心孚之於上則因性牖民由俗為治而一郡之三代固可以坐而致者不然吾恐巾舄充庭類皆無實適為郡治之累矣憶漢盛時多良二千石而文翁在蜀尤為著稱豈以興學養士為可後哉寔願於名實真偽之際求諸心而辨之早耳或謂道德

功力各以其時而俗士苦不知變噫豈其然哉三代之民心亘古今如一日而信道執德之士固未嘗受變於俗彼功力之說直邵子衰世之論而可遽以爲憑藉哉矧我

祖宗純任道德慎重守令陶公安守饒州而召爲學士劉公觀守嘉興而入爲司徒今

主上法

祖致治患無其人耳有若人焉必將褎然爲舉首矣太守爲一方長伯有民人有社稷雖伊周之業由此發軔而有教無類又蘇子所自負者故吾亦以孔孟之所謂士者望之也能勿信余之言而可以自負自欺乎哉

别西磐張公序

天下之士相遇固難而相信尤難也生不同時者固限於世代之先後而生同其時者則又或阻於聲教之隔越故孟軻私淑諸人恨未得爲仲尼之徒而吳公子札既聘上國猶不能與於顔曾之列此其相遇不難矣乎生同時矣而又相與以周旋矣然或意氣之未孚或終始之未徹故狐偃從重耳於外十有九年及其歸國猶沉璧以自誓呂申公薦常秩秩竟叛節而申公抱快以終身此其相信不尤難矣乎旂少貧賤學與時違及走仕途言行多忤於俗公卿大

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有意於求聞然於天下之賢人君子者德元老一從士人閒有得則心輙向往而亦不忍果於自棄今西磐公生長三晉宅於平陽蒲阪之間稟三光五嶽之完氣襲陶唐有虞氏之遺風爲世大儒爲特名臣蓋自文清公之後而再見者也旂嘗庶幾見之而不可必得今年春制應考察京官值南太宰缺難其人 天子特起公於家於是公年且七十有六矣聞命不違數千里馳至旂時從諸司逆公於龍江關上入揖於靖海寺中公謂旂曰君爲考功郎中乎人才難得而終身廢棄決於一旦

可輕以去之邪生民疾苦而一路之哭係於一人可
輕以留之邪子必有如不得已之心而後可以執斯
役也旂不敢對既而竊思之天下之事必相遇而後
可與有成必相信而後可以言遇今且卽事矣傾蓋
旦夕之間而欲定去留人才之計容默默已哉遂前
致辭曰旂不敢負此心負人才以上負 朝廷卽如
公平生道德在士林勳名在朝野今晚年此出無非
爲國家計爲生民計爲人才計也旂亦何忍負之公
曰吾亦知子雖然尚慎之哉既公蒞部甫五日卽會
右都御史石岡王公僉都御史石淵傅公暨大小九

卿合文武諸司而羣議之旂侍立與聞可否稽素覈
實公聽並觀參駁往復斟酌劑量而黜降之數始定
時四月六日也是日公督旂自夜逹旦具疏差官馳
驛兼程以進獲奉 俞旨下冢宰咨南部轉行各官
欽遵如制既而北御史桂榮劾旂肆意行事不足以
當考功職司并誣旂筮仕改官之由疏入仰賴 聖
明念考察重典不許輕變將旂薄責補外旂聞報感
激恐懼遂解印以歸旂自惟菲薄物望素輕不足論
也筮仕改官文案具在不足辨也獨念公以懇懇爲
國爲民之慮拳拳進賢退不肖之心而旂之奉行從

事萬一如言者所指則初見致公之辭將不爲大言以欺公乎是則深可懼也公素存心天下留意人才雖方蒞任而南官賢否知之什九公固有以信旂矣雖然豈敢必哉旂今歸矣去公之日遠矣然天佑純德以培元氣潞公再出司馬復相公固未涯也尚願公在南則詢之於南人入朝則詢之於朝士異時優游林壑則詢之於道路旂雖鄙陋遲以數年論將自定而今日之舉庶乎眞不負公而旂亦可以自信矣詬言在茲昭然契券執以投公再拜而去

送姜約父序

天下之士有名有實而名實之間正誠偽之介疑信之端理亂之所由出也夫謂有實斯有名而東家之丘鄹人之子其始未必有名也夫謂有名斯有實而學博行堅聚徒成黨者其究未必有實也故務實而不務名者可與言修己循名而必責實者可與言觀人不然則作偽者將自欺以欺世而狥名者將隨俗以喪眞天下之事殆日趨於偽而不知其所終矣昔孔子沒而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曾子以爲不可子夏疑於西河之聖而同列罪之可以見聖門之學必核其實雖於近似彷彿者亦不容少有假借也處則相

規以實學出則相期以實政而不爲虛名無益之事猶之宮室舟車之可以利用布帛穀粟之可以厚生而生人之道不可一日闕焉者也然則志於斯道而以天下國家爲責者可漫然從事而不知所省究乎始余請教江州往來南昌者兩越歲而姜子約交獨靳於見及姜子舉進士令溧陽之三年余以考功謫歸道出境上姜子留余余怪問之姜子謂近世講學論道之士相望以起率多無實纍纍居南昌雖不當致疑於薛子而亦不敢遽然以進今且數年諒子久矣因出所制作及商確理道連日夜凡再信宿不欲余

去於是姜子以治行最聞被召將行薛子乃告之曰
君子之仕也凡以行其志也百司庶府無問崇卑咸
可行志而阻於勢之不能自遂者容或有之乃若志
既可行而勢又得以自遂者宰相而下莫若臺諫與
銓曹耳子今行矣不爲銓曹必爲臺諫夫銓曹掌握
人才而君子小人之進退天下之治忽安危係焉臺
諫主張國是而是非可否之論議天下之治忽安危
係焉斯二官者固極天下之選也苟居其官而於人
才國是非至公至明以核其實則巧詐橫生眞僞相
冒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天下將何賴乎昔宋仁宗

朝司馬文正公曰國家釆名不釆實誅文不誅意則天下皆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矣於乎敝也久矣豈特其時爲然哉正統間王文端公位太宰凡臺諫出使歸者必令報其所歷人才高下以備擢用一時號稱得人而競進之風頓息是以當時臺諫各廉訪得實故也姜子自家食以至筮仕時其於交游往來間且核其實而不輕爲結納矣矧茲將陟要樞登言路其肯羣稱而共和哉吾見抱貞以自守違衆而特立者子必有以知之而賢者將有所恃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者子亦必有以知之而不賢者將有

所憚矣子之茲行式寔弘大吾寧能默默已乎特書以竢

送劉學正序

今之用人者每患於乏才而入仕者每患於不遇夫才未嘗乏也而仕亦未嘗不遇也儲養之弗預而取具於旦夕職業之弗盡而較計於崇卑於是用人者有乏才之嘆而入仕者有不遇之嗟矣何也應辦於目前而不慮其終倉皇於事後而不謀其始營役於身家而疏濶於理道中人以下大率然也余不佞嘗奔走世路見有論治者曰民生之不遂吏治之無道

也吏治之無道人才之不足也見有自論者曰吾道之不行吾位之不顯也吾位之不顯吾仕之不遇也余竊以爲不然國家之用人也猶匠氏之用木也木必預養而後榱桷棟梁桁櫨椽栱之用無有不適矣士之用於國家也猶木之用於匠氏也木既成材而後榱桷棟梁桁櫨椽栱之用惟其所擇矣昔者三代之隆家塾黨庠術序既無往而非育才之地然猶以爲未也鄉論其秀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升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遲之以九年申之以再簡夫然後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

於王而官之唯是當時在官使者皆足以舉其職而人才之盛所以上擬唐虞也自時厥後世衰道微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旣以大異於古而用人者又往往右吏治而忽師道於是人才日卑雖有願治之君而卒無以副其所望是故以漢宣帝之勵精而飾僞者蒙厚賞以宋神宗之有爲而偏執者獲殊遇夫宣帝固欲得不二心之臣而神宗豈不欲得帝王之佐哉然而終不可得者凡以不能素教預養而不容於遽辦也乃今郡縣皆各有學而兩京各有太學良法美意其所以爲人才之儲蓄者則既

詳且備矣夫何郡縣學職與夫六館之官自非豪傑則鮮不視為閒散曰此仕之不遇者也姑為祿養而已士之入鄉學與夫游太學者自非豪傑則鮮不視為虛設曰此非造就人才之地也姑以求仕而已於是苟且文具因循歲月而不知此寔豫章楩楠之山谷也此寔培植材木之工虞也人才所由出職業所由關誠莫要於此也此而盡道其間則旣以盡職又以備才而吾人體用之學不在此哉余往歲丁酉校文閩中得劉君希曾知為有道之士及其掌教元城再教宜興模範人才以克振師道而監司督學皆交

章薦達人謂當得殊擢乃僅遷南國子學正吾固知希曾之所重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其行也將敘是說以質之適門人李表致諸生某等之請因書前說以歸焉

送郭副使序

夫數易者勢也不易者道也唯其勢不唯其道則爲之無本而制之在人人或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於人已之俱失矣唯其道不唯其勢則爲之有本而制之在我人不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於人已之俱得矣吾常自漢以下郡守長吏以賢能循良書諸紀志

傳諸父老者姑置勿論自余髫丱入庠校迄今濫名仕版三十年間其郡大夫之得於親炙者如宜賓王公之純明豈弟開州李公之端方恬淡璦山陳公之古雅敦厚遂昌應公之精詳嚴密㮣諸漢世之良二千石亦何讓焉蓋之四公者唯務自盡而不徇人故其張弛舉措綽有餘裕而治行卓犖亦其道然耳自時厥後常之士論漸多清議日起而守郡者或以強戾或以逢迎或以權術原其初意豈不欲厚封殖附名流要美譽以干進取而卒往往取敗以去者亦其視勢之所趨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也自任輕則無

定見趨勢重則無定守依傍門戶綴緝支離鮮不敗矣於是言者貳於聽聞遂目常爲難治之郡而銓司擇人亦遂以爲難而不輕授歲乙巳文水郭公以御史名西臺資望既久當需內遷乃特簡畀是郡公固有道之士也清修古淡平心率物在郡三年道洽化流時和物阜其諸興學勸課清賦省徭恤刑息訟修廢舉墜固有人不及知而綱凡悉舉者然公雖務自韜晦不求聞達而謳歌四起薦章屢上聲稱籍籍褎然列於宜賓開州璵山遂昌之間而吾常難治之名亦一朝洗雪於天下此豈有他哉亦唯公任道而不

任勢自信而不狥人焉耳用是而觀或者將不爲失已失人而公不爲人已之俱得者邪乃今晉副山東按察使事講武徐方徐固公御史時所按地也感恩服義已非一日茲行式昭舊職以慰東人再見之思而安定和輯固有不煩餘力者但吾常士人不忍冠恂之去河内惟願當事者舉本始元康間故事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庶公之德施斯溥而吾常亦永有賴焉矣公之門人邵進士明甫嘗受學于余謂公之行余不可無言余不佞竊觀公治常之易而有感於難治之論因得夫道勢人已之說以復明甫俾書以贈

公且以諗諸世之爲治者焉

送傳副使序

余方壯時游京師見京師人士盛稱傅彭原給事謂其論劾不避權貴有古諫議風裁既以吏卿夜啓扉通闑闑狠藉選法遂上疏直言竟爲所中謫丞縣旋移冑監六館官稍遷都水主事進武庫郎中紆回曲折凡若干年矣又復以憂去今年夏六月始復補精膳余亦同日復補祠祭見君蒼顏古貌挺然若凌霜松栢而意氣多慷慨激昂及叩之則恒退讓不居笑而不答且或黙如也豈所謂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

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君於練達之後固熟於此哉無何山東按察鈌副使銓曹遂以君去而以余代君爲精膳於是禮司諸寮謂余當有言以贈君行余聞常物之大情有四行欲獨賢專欲獨能辨欲獨勝權欲獨運而善是與不善是有弗量焉其所自爲者亦有四一爲身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而得爲與不得爲有弗顧焉夫於前四者有一焉則失人於後四者有一焉則失已失已失人則天下事無一可爲而士人往往蹈焉此論人者所以發才難之歎而用人者恨不得借才於異代也今君以名

議而退默若此是豈欲獨賢獨能獨勝獨運者耶君不能媚權貴人以希致身通顯顧垂白而僅僅若此是豈為身為名為位為貨者耶君君人也雖使於四方可也於山東何有哉夫山東古齊魯也太公治齊魯公治魯君子猶謂其後世不能無弊管仲晏子雖不為孟氏所道而足食足兵取威定霸君子亦有取焉因時損益而與世推移正涵養深而閱歷久者之事也君寔其人也余固無以為君贈也君其往哉

送李布政序

往余在京師聞稱賢諫官者皆曰桃源李公云一時

籍籍謂公旦夕華要既乃外補江西按察副使或謂公公曰諫官行其言按察行其事言而未必行固不若見諸事之得以日盡其職也官之内外遑恤哉余聞而壯之然而未識公也歲乙巳余以南考功謫判建昌爲公屬吏見公博大渾厚中寔介介退而質諸官屬士民咸道公賢一如在京師時未幾余量移南宫公亦尋叅知浙政進按察司使今年辛亥余以學政獲侍公于浙見吏胥肅肅然罔不畏公威也見民農忻忻然罔不頌公德也見學士大夫帖帖然罔不服公義也是公之明刑眞足以弼教余方竊有賴焉

無何江藩缺右使銓曹以公名上　上特允之檄至戒行凡我寮寀屬余以言贈余不佞敬致辭曰公往哉今天下稱達人者率多狥時而言及往昔則鮮有不以為迂者以余觀公卓有古意而余舍迂言則亦無以為公獻者余不敢追述邃初惟我　國家稽古建官內有六卿外有十三布政使品秩事權胥準並重且以藩服去京師遞遠政多統攝而一使之職寔兼六卿所掌錢穀工虞尤所倚藉盈虛登耗上下損益悉聽處裁無非為足國裕民計也邇年以來邊方多事國用軍需日增月益徵科制使絡繹道途加派

傳符動盈几閣東南民力不啻竭焉爾矣而上嚴責
成下希寬恤皆瞪目以視藩司值此之會可爲易處
乎哉矧江右之民負氣尚義儉用嗇施雖公之威惠
素孚其心值此力竭之際其所望於公者如饑寒之
子仰視慈父而徵科加派方日相尋公將何以慰之
乎余亦不敢遠有所引弘治中李康惠公守南昌值
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康惠運畧應機次第安輯即上
疏請蠲租八年雖以中官黎安欲害之而人心所屬
竟不能動江之民感其德而頌其功以至於今不衰
夫公固康惠之鄉人也今日之往江藩擬之康惠當

日之官則其勢又有可爲者也縱時事難易未可定
論而以公之德之才劑量化裁於其間則雖不必拘
其往轍而所以培植邦本者要必出於尋常尺度之
外而江之民其重有所賴矣憶公爲諫官歷吏禮兵
刑四科凡君子小人之進退典章制度之因革將畧
夷情之險易獄辭民隱之通滯固嘗恭謀密勿封駁
禁中其於天下之事熟諳素練如指諸掌已非一日
矧又需次藩臬動經歲年躬親聽斷益習以閑又何
有於江之一省乎但今之時行多遜避動爲掣肘雖
理所當爲分所得爲才所能爲者亦往往因循廢閣

而上下不蒙其休此余所以特舉康惠守南昌時事以激發公之素蘊而預爲江之人賀且冀公行將大用德業聞望廣被覃敷而湖南二李當赫然並稱於天下矣

送丁兵憲序

薛子視學兩浙廵歷海濱諸郡校藝之暇登進厥民父老詢其疾苦咸頓首曰瀕海小民往爲冦攘竊發倭夷驛騷苦不聊生朝不虞夕流亡失業者葢屢屢矣既值廵視大臣因内地奸人多爲嚮導遂窮索搜治欲草薙而禽獮之仰叩初意豈不欲立我民命但

過嚴太驟以致奸宄煽言遂不獲終事以去今幸逢我丁公視師海上申明軍法整飭部伍島洋夷險防禦周悉愼覈奸良刑釋咸允其有怙勢隱慝者亦皆誨化解散於是夷寇出沒莫爲指援輒就禽勦不敢犯我境上唯是流亡復業閭井又安我小民其有干城矣余以語諸士諸士曰豈惟是哉丁公嚴不至苛寛不至縱出入以度動止維則不純任法不專尚兵詞色所加豪右率服威儀所及攜貳格心且猶振作藝文修明禮樂以淑我士類我士類其有師帥矣余因歎曰有是哉孤山公之作用也而豈無所本哉曩

余在白鹿書院有感於前山長李敬子事敬子爲嶕菴高第弟子以弘毅見稱于師門而經術行義名海内人之視之一儒者耳及爲幹辦使會姚源寇作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説敬子曰寇非人耶豈必皆惡遂請自往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孤山公固敬子之鄉人也禀賦厚而造詣深閲歷久而涵養定銳志程朱邃於問學其本原蓋自有在而發揮事業所至輙效固儒者之作用耳豈徒事功名者可擬議哉公往在諫垣以建白忤時謫遷量移淹泣在外亦旣有年當道諒之行且召入矣妄意者或又以海上難公

不知正李敬子之所欲往者也今觀士人之論若此豈不適以樹公之業而示公之聞矣乎雖然亦公之餘事也公固不以是爲重輕也公在海上三年側應報績長憲濟軒唐公同野李公述憲家諸公之意謂余知公屬以言贈余不佞未及詳公之素懿爰叙士民之頌公者以贈公之行其諸登賢陟望起滯振淹則固當事者事也亦非公之所計也不書

送唐布政序

余嘗自謂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有我不可無人有我則私無人則忽私且忽而天下之事由是不可爲

矣既涉仕路垂二十年我則不敢有而不能不藉人之有唯是鮮克當意寡諧于俗再起再擯而綴緝經緯輙復斷續不成尺幅居常靜思默注反復其故而不甚了解及視學浙中長憲唐公每過余論學論政余思公爲郡縣爲部署爲藩臬歷中外所在卓有成績藉藉著稱而人已罔間間公何以得此公反詰余余告之故公乃曰有是哉君子固不可有我亦不可無我無我則自任者輕而或不免於隨固不可無人亦不可有人有人則任諸人者重而或不免於動譬若交際然我則不受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加也譬

若稱謂然我則不諾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呼也斯則不落於人已有無之際而天下之事或者其庶幾矣余方有味於公之言而公適有布政山東之擢諸寮送公行屬余贈之言余固受公言者而何能為公贈哉然不能不為東之人慶也夫山東古青兖之地齊魯岱宗渤海限帶封域其土平曠沃衍其人雄偉沉毅以尚父伯禽為之則王道行焉以小白敬仲為之則覇業成焉秦漢而下治行隨人而土風民俗亦畧因之邇數年來歲有登耗河决不常轉漕疏浅丁夫旁午兼之邊鄙多事城戍繼興工役頻繁東人告困

強壯者往往流離轉徙廬井蕪圮甚則操弓矢刀戟呼羣躍馬從事暴客以偷旦夕之生而羸弱無依殍於茅草沙礫泥塗潢潦者則又比比相枕藉也余嘗往來上下葢竊憂之一時當事者亦欲興革損益以紓其困或又未免各持文墨議論以務已勝而適爲多事之擾將何賴焉唯公定見定力而波蕩風靡之中常知有我不動聲色不暴形迹而規爲舉措一觀夫人情物理時宜事變而默識裁成能勿擾之而已矣茲行也東人不將有息肩之期矣乎夫古今之時不同而理同王霸之道不同而事同太公魯公孰不

知其爲王也周公逆知其後世必有强弱桓公夷吾
孰不知其爲霸也仲尼深服其民到于今受賜夫固
因時觀理以道揆事不當執一論也斯義也豈聲色
形迹者可與知哉吾是以知公之優爲而爲東之人
慶也載觀我 國家惠養黎元勤恤民隱方嶽重臣
必慎簡以充以儲公卿之選洪武間則有若徐公鐸
宣德中則有若劉公中敷正統初則有若王公質皆
以東藩方伯召爲司徒而德業聞望垂諸不朽今公
將媲美三公以需不次之擢以昭我 聖天子法
祖得人之盛其在茲行矣又豈特爲東人慶而已哉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五